

1842

镇江绝唱

扬子江畔一段撼动人心的家国情怀
西津渡旁一首壮怀激烈的悲歌绝唱

忠烈祭 英雄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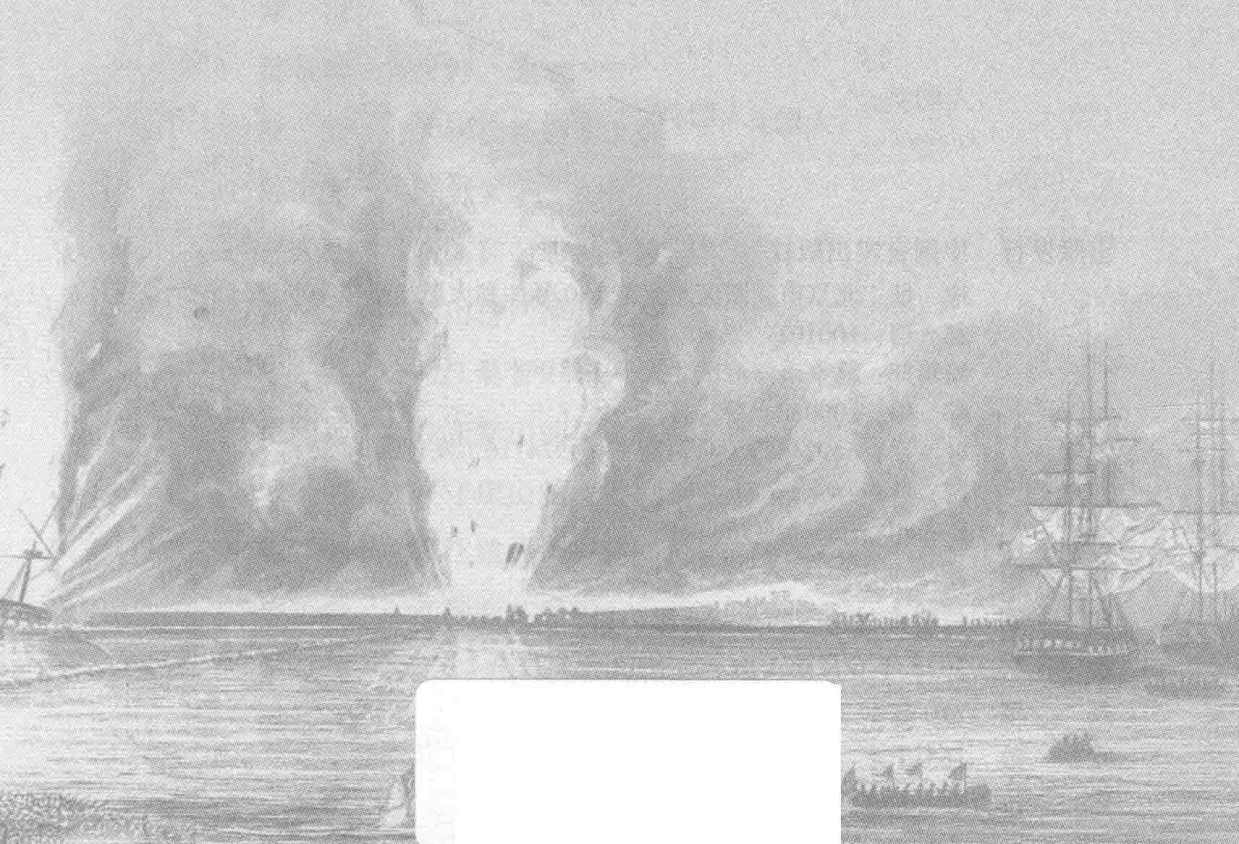
马 健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1842

镇江绝唱

马健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42, 镇江绝唱 / 马健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71-2781-9

I. ① 1… II. ① 马…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2254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崔文婷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淡晓库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2.75 印张

字 数 165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71-2781-9

主要人物表

海 龄	京口副都统，镇江保卫战最高军事统帅
郁 兰	海龄夫人
陈 忠	原为海龄近身侍卫，后调至镇江知府祥麟身边
梁章钜	江苏巡抚，后被革职
祥 麟	镇江知府
周 瑛	常镇道道员
钱燕桂	镇江丹徒知县
马应山	育婴洲守将，水师副将
李 澄	圖山炮台守将，水师副将
江长峰	汉奸，原从八品骁骑校，后投靠英国人
祥 云	天理教首领李文成义弟，后接替为骁骑校
陈老爹	陈忠父亲
马天赐	新郎官，后加入抗英军中
渡远大师	圖山楞严禅寺主持
牛 鉴	两江总督
果阿星	驻守焦山的清军佐领
恒 明	驻守焦山的清军副将
噶 喇	镇江城北门守将，海龄门生
朱士奇	江湖卖艺男子
朱湘梅	江湖卖艺女子，朱士奇之女
穆之瑞	镇江南门城防协统，齐慎义子
齐 慎	浙江参赞大臣，协防镇江将领

刘允孝 湖北提督，协防镇江将领

武忠阿 象山炮台的清军协领

周兆熊 刘允孝手下参将

道光皇帝 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

穆彰阿 清朝军机大臣

伊里布 清朝大臣

耆 英 清朝大臣

黄爵滋 清朝鸿胪寺卿

王 鼎 清朝东阁大学士

腓德烈 亚波罗号运兵船司令

瓦 尔 亚波罗号运兵船中士

郭 富 英国陆军总司令

鲍埃斯 英国陆军参谋司令

革 雷 英国陆军上士

璞鼎查 英国侵华全权代表，世袭爵士

蒙哥马利 英国陆军中校，马德拉斯炮兵队长

叔 得 英国陆军少将

萨勒顿 英国陆军少将

巴特雷 英国陆军少将

哥林森 英国海军少校

吉本斯 英军随军医生

CONTENTS
目录

- 第一章 镇江戒严 / 001
- 第二章 智破奇案 / 012
- 第三章 江堤战事 / 027
- 第四章 首战圖山 / 039
- 第五章 血战到底 / 052
- 第六章 牛鉴布防 / 063
- 第七章 北门抗袭 / 074
- 第八章 火筏攻敌 / 084
- 第九章 百姓困城 / 096
- 第十章 象山失守 / 107
- 第十一章 运河奇袭 / 118

第十二章 宗泽墓前 / 129

第十三章 祸起萧墙 / 139

第十四章 近郊鏖战 / 149

第十五章 血战破门 / 159

第十六章 争夺巷战 / 168

第十七章 海龄殉国 / 176

第十八章 镇江英魂 / 187

尾声 / 196

第一章 镇江戒严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三十的晚上，约莫一更天气，地处长江之南的镇江府已经静街，一切都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西津渡口、焦山口、十三门等一些主要码头和东南西北四处城门的重要路口站着无精打采的兵丁，深灰色衣服上的“兵”字显得额外醒目。他们以手掩口，偶尔打着哈欠，看到有人路过，一副严肃的神情立即盘问行人。城里都是青砖切成的古典清代建筑，家家户户大门的长廊上，都挂着红色的或白色的纸灯笼，灯光昏暗，在房檐下摇摇摆摆。那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版印刷的戒严布告。在又窄又长的街道和胡同里，时常有一两个更夫提着小灯笼，敲着破铜锣或梆子，瑟缩的影子出现一下，又向黑暗中消逝；那缓慢的、无精打采的锣声或梆子声也在风声里逐渐远去。

镇江府衙内十分寂静，只是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几个冷脸的清兵手按着大刀笔直地站立着，表面冷峻却似乎特有精气神。他们的脸上一

阵阵光亮灼烧，那是城外不远处的多处火光，把天空也照成了一片明亮。偶尔也能听到一阵阵隆隆的炮声，好似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边滚动。但是城里的镇江老百姓显得心惊胆战，他们得不到战事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这是官兵还是洋鬼子放的大炮。

自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以来，英国人攻陷广州，继而从广州溯海北上，沿途攻陷了定海、镇海、吴淞口等几个重要的海防重镇，他们在狂笑着望着远方，长江中下游的镇江城已经近在咫尺了。偶有英国的侦察船来到镇江江面，被守军呵斥攻击，他们便匆匆放了几炮，调转船只一溜烟地跑了。不得已，镇江知府祥麟、京口副都统海龄下令全城戒严，城内有兵马巡逻，禁止宵行，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离镇江府衙较近的府第中，那些达官贵人怕官老爷听到声响，在歌舞宴会时撤除了锣鼓，甚至一些琴、箫、笛等也全部取消，只是让歌妓轻拍着手，轻哼着歌，婉转低唱。那样的声音无疑是柔婉的，这样反而激起了主人和客人们的兴致，他们仰头干杯后，两只手指轻托着杯脚，微闭着双眼，注目静听，几乎连呼吸也停顿下来。一阵歌喉停顿，大家笑着点头称欢，嘴里嘟哝着赶紧上菜上酒。他们很是关注城内的情况，很少有人留意城外，那些炮火与火光似乎和他们无关，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出什么办法，抵挡英吉利人很可能的入侵。倒是那些游弋在长江边的鱼儿，一听到风吹草动，被惊得四处逃散，那一阵阵“咕噜”声，仿佛是它们发出来的凄凉的呼喊。

镇江城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接之处，自隋唐以来便是富庶之地，城里的饥民本来不多，只是这几天从泰兴、江阴、丹阳、育婴洲逃进来一千多人，没地方收容，只能分布在城内四处为家。有的人睡在房廊屋檐下，有的睡在北固山上，有的睡在西津渡口边，有的甚至睡在了象山的大树上。虽说已经进入了初夏，但是春天的凉意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在风中瑟瑟发抖。大人们冻得牙齿打战，小孩们冷得号啕大哭，一声声撕裂着大人的心。但当瓜洲水师派出的巡逻兵丁走近

时，他们就忍着不再哭叫。家园危在旦夕，个人朝不保夕，从他们那惊恐和不安的眼神中能够看出，他们明天路在何方不得而知。

这天晚上，京口副都统海龄在夫人郁兰的陪伴下用了晚膳，只是喝了几口汤，没有下一粒米饭，心情实为不佳。连日来，兵丁的奏报搅得他心惊肉跳，两江总督牛鉴、江苏巡抚梁章钜又是急报一封连着一封，再加上知府祥麟指示的“力尽所能，设法想出可以解决之办法”，直扰得他头上冒火，镇江城危在旦夕，英夷倘若攻城，如何布防是摆在他心头的头等大事。他内心思索，拼命挣扎，心情忧郁，原来白皙的两颊如今在几盏灯笼映照下显得苍白而憔悴，眼角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眼窝也有些发暗。一连几夜，海龄都没有睡好觉，今天又是五更起床巡查，累了半天，下午继续巡查，直到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好好坐下来用个晚膳，他刚刚把最后一口汤吞进肚子里，便有兵丁进门来禀告：

“启禀副都统大人，刚才英夷又横冲直撞到了圖山一带江边，我军开炮还击，对方着实吓坏了，没有多逗留便走。我军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听到没有损伤，海龄紧张的心顿时松弛了下来。英国人不止一次来镇江地界骚扰，看来这次也是一次寻常的视察，无须大惊小怪。这样的事，必定已经先报给了知府大人，再报到副都统府的，不过，海龄擦了擦嘴角，还是循例问了句：

“知府大人知道此事么？”

那兵丁道：“在禀报大人之前，已经报知府大人。巡抚梁大人也来了，大人们都在府衙内，想请大人过去商量……”

海龄听到这里，没有再说什么，立即站起身来，愁眉不展地喝过几口茶，把杯子放回茶几上，烦躁而又威严地低声说：“更衣，速去府衙吧！”

黑沉沉的夜，仿佛无边的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连星星的微光也没有。镇江的街道像一条波平如镜的河流，蜿蜒在浓密的树影里，只有那些因风雨沙沙作响的树叶，似在回忆着白天镇江城的热闹和繁忙。当

海龄乘轿到镇江府衙门外的时候，府衙的侍卫陈忠已经跪在了青砖甬道的一旁，他那浑厚的嗓音如同打号子般对他说道：

“奴才恭迎大人！”

海龄看了看，轻轻地“嗯”了一声，没有再多说什么，径直进了大门。先前陈忠一直在海龄身边效力，直至一个月前随海龄陪祥麟去北固山环视防卫工程，众人险在甘露寺遇刺，而忠勇的陈忠挥着大刀当场砍死两名刺客，救了镇江知府祥麟，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知府身边的人。尽管心有不甘，但海龄见到昔日的下属仍然对自己毕恭毕敬，便也老怀安慰。

海龄没有多想什么，进入府衙堂内。步入仪门，再穿过一堂、二堂，到达西花厅内堂，这里便是祥麟会客之地。只是这个时候，颇大的厅内摆上了一条长形的墨色木桌，上面铺着墨色的布，堆着雪白的公文、案卷等，镇江城防图横在桌头十分显眼。桌子两旁坐了几个头戴官帽、花翎、蓝翎人员，身着大清的正统官服，正在交头耳语。海龄扫视了一下，几乎全都认识，来人中有镇江知府祥麟、常镇道周頊、丹徒知县钱燕桂、瓜洲水师副将李澄等，他们看到海龄，一个个抱拳相向：“副都统来了！”海龄没有理会任何人，只是径直走到头戴青珊瑚顶，着锦鸡补服的一位官员面前，作揖行礼：

“梁大人，下官来晚了，失礼失礼！”

海龄行礼的正是江苏巡抚梁章钜，从二品官职，掌握整个江苏之政令，总领全省范围内各属县，凡宣布国家政令、治理百姓、审决讼案、稽察奸宄、考核属吏、征收赋税等一切政务皆为其职责。梁章钜从政多年，深谙官场之道，只是一直没有布阵排兵打仗，军事之事不尽如人意，如今兵临镇江，他从江宁赶赴而来，没来得及歇上一歇，便召集了镇江的军政人员，商讨即将可能面临的战事。不过相对于武将，梁章钜和同为文官的镇江知府祥麟一样，有些束手无策，只得对刚刚来到眼前的副都统抱有很大的希望。

梁章钜召集的会议已经正式开始了，他端起茶杯，没有喝一口，却在不断感慨：

“自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奉旨禁烟后，英吉利人远征来犯，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广州和约》如昨日之事，震惊社稷。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仅过一年，英吉利人又来北犯，攻定海，陷镇海，蹂躏长江沿岸。似此战乱一直未息，臣民之祸，皇上也是寝食难安啊！”

众官员听了如同一座座雕塑，毫无表情，全部默不作声。

梁章钜重重叹了一口气，又问道：“今天的消息怎么样？”他一边仿佛自言自语，一边竟然还擦起了汗：“好像，好像炮声越来越近了……”

众人依然默不作声，海龄有些坐不住了，他欠了欠身子朗声说道：“巡抚大人我大清长江防线脆弱，英夷兵势甚锐，据前方探子回报，他们应该已经到达了江阴防线。如此势如破竹，一定会很快进犯镇江府的。”

听海龄说到如此急促的局势，大家不免议论纷纷起来。有的点头称是，有的极力反对，甚至拿出了总督和钦差大臣的手谕，纷纷摇头称不可能。一番小声议论过后，大家把目光聚焦到梁章钜身上。有片刻工夫，梁章钜没有说一句话，其实他的内心十分明白——外面的军情已经不时有人汇报。不过为了保持他那一点尊严，他真的不愿意寻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防守要紧呐！”

梁章钜慢吞吞地说：“镇江城历来虽然城高墙厚，当年金兀术几万大军围攻都没有攻下，但是如今不比当年，我看英夷的洋枪大炮还是不易抵挡的。我们还是一定要好好防守！”

梁章钜所提到的，正是宋高宗建炎年间，金兀术率十万大军进犯镇江，敌众我寡，梁红玉提出埋伏之计，与韩世忠两人合计一番后，随即埋伏人马。韩世忠亲率战船，梁红玉则亲自在金山之巅的妙高台擂鼓指挥，最后把金兀术围困在黄天荡四十八天，狠狠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

可谓一场经典名战。

海龄继续道：“大人，卑职这些天已经巡防了育婴洲、圖山关、焦山、北固山以及北门、近郊的炮台，防守的地形和力度还是颇为有益的。再加上我们的兵士以逸待劳，朝廷还要征调青州兵一起来防守，镇江城应该没什么大事的。”

大家听海龄如此一说，刚才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下来。几位官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悠闲地喝起茶来，那简直是一种享受。几位官员仿佛陶醉在太平盛世，立即附和起来：

“有梁大人带领我们一起抵抗那些洋鬼子，一定不负圣望的！”

“镇江城固若金汤，谅那些洋鬼子也不敢来犯！”

“我们的红衣大炮也不是吃素的，炮位厚实，精度准确。英夷来多少，就让他们有多少归西……”

海龄没有理会这些奉承，只是从一位下人手里接过来一杯茶，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他用嘴唇轻轻地咂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这一只天青色宣窑暗龙杯，欣赏着精美的名贵艺术。

梁章钜默然点头：“甚好，甚好。”接着又问：“那如何布防，副都统大人给大家作个介绍吧！”

海龄站起身来，不紧不慢地走到了那张镇江城防图前，朗声道：

“英夷乍看勇猛，势不可当，只是他们远渡重洋，犹如强弩之末。我们在育婴洲、圖山关、运河口、焦山、象山等处已布置了各道防线，未将以为他们进攻镇江城也并非易事……”

海龄一边讲解，一边用毛笔在图上做记号。对知府祥麟等人提出的疑义，他也都一一讲解而化之。梁章钜默然点头，他环顾四周，看到镇江知府祥麟、常镇道周頊、丹徒知县钱燕桂等人除了阿谀奉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建议，于是挥了挥手：“你们退下吧！”

很快，他们几个一齐作揖：“下官告退。”便蹑着脚退了出去。

府衙内只剩下梁章钜和海龄两个人了。梁章钜站起身来，在大堂内

踱了几下步，然后用十分低沉的话语说：

“副都统大人，这几年你从张家口协中营守备，到宣化中营游击，再到西安右翼副都统，江宁副都统，到现在的京口副都统，可谓阅历丰厚。朝廷对你寄予了厚望，镇江城也在你的掌控之中，你的担子不轻啊。不管怎样，万事小心，驱逐英夷，拱卫镇江，万不能辜负皇上对你的拳拳盛意。”

海龄明白梁章钜说的“万事小心”这几个字的含义。如今的镇江城，围绕着一帮只知道阿谀奉承、点头哈腰的小人，如此奋力拼战的只有海龄这样的少数，巡抚大人所说的小心，不仅是对外，也是对内。当然这个时候容不得他多想，只得单腿跪下，慷慨激昂地表态：

“大人，卑职就算是赴汤蹈火，战死沙场，也不会辜负大人、辜负皇上多年来的知遇之恩……”

梁章钜对这番表态颇为满意，立即扶起海龄，说：“海大人，请起！”这个时候，梁章钜在明亮的宫灯下边，才清晰地看到海龄是一个身材魁梧，虬须飘逸的中年人。他头盔顶上插有雕的羽毛，盔上镶绘着金光灿灿的花、云和龙，周围垂着貂尾，还有十二个缨子。再看看海龄的脸，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由于保养得好，面皮红润，看起来只像有三十出头。同梁章钜的苍白、疲倦和忧郁的面容相比较，完全是两种情形。

“镇江城的防守虽然有刚才说的几道防线，也各有几座炮台，但是兵丁只有一千五百多人。”梁章钜突然把话题转入了正题，继续说道，“我们的兵员不足，这是个大问题。虽然我和总督牛大人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也只是答应临时选调些青州兵来布防，具体多少还不清楚。历年用兵，国家元气损伤很大，如无必胜把握，还是以防守为主，你是镇江的防卫首领，总要相机进退，不可浪战。”

梁章钜把“浪战”两字说得比较重，生怕海龄听不到一样，接着又继续说：“与其将这点兵马孤注一掷，还不如尽量保存这点家当，以后还

有点用处。”

海龄又是作揖：“大人所言极是，卑职绝不会浪战！”

梁章钜点头，道：“每个将士在这城里都有父母妻儿，都是有血有肉之人，暴骨沙场，我又何其忍心。但消极对抗，那是对镇江城不负责任。你明白吗？”

海龄大为感动。这是他与梁章钜的第一次会面，却和以前听到的大相径庭。以前他只知梁大人上疏主张重治鸦片屯贩之地，强调“行法必自官始”，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是坚定的抗英禁烟派人物。没想到他还怀有一颗忧国忧民的悲悯之心。海龄再次单膝下跪道：

“当今皇上是尧舜之君，大人又是千古圣臣，爱将士犹如赤子。以今日形势而言，如果和洋鬼子矛盾不可调和的话，一战不如一和，议和或许……”

“不！”梁章钜斩钉截铁，“如果可以议和，《广州和约》之后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了，何必到定海、镇海之战，到吴淞口失守，再到江阴危机……洋鬼子他们不是好人呐，狼子野心！”

跪在地上的海龄心里一惊，额头微微冒出了冷汗。没想到梁章钜对形势的分析如此透彻，中英在镇江必有一战，议和是万万搞不起来的。只是若有战，他内心的担忧和无助是否可以和盘托出呢？

正想着，梁章钜扶他起身，问：“英夷来犯镇江，经过的育婴洲、圉山关，这两个地方都是谁在布防？”

海龄回答：“育婴洲虽是江中小岛，但地势险要，我前几日已经召集商议，由水师副将马应山布防；圉山关，也由另外一位水师副将李澄防守。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老将了，绝对可以信得过的……”

梁章钜点点头，立即问：“那马应山、李澄今夜可曾到？”

海龄心想，马应山、李澄刚就在这，怎么还问这话？又一想，梁章钜作为江苏巡抚，能认识知府、都统那是自然，而那些水师副将只是七八品的小官，不认识也不足为奇。于是解释道：“已经到了，他们正在

外面候着呢。”

梁章钜点头：“叫他们进来吧。”

马应山今年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胖胖的身材，由于终年征剿匪患和在江上巡逻，面孔晒得黝黑，好似熟牛皮，皱纹又多又深。他人长得没什么风采，再加上出身孤门微贱，言谈举止当然缺乏长袍大袖者的风雅。他被任命为水师副将这一高阶军职已经两年，仍然没有一点大官儿的派头，说起话来直来直去：

“梁大人，副都统大人，我是粗人，不会说话，我们育婴洲就这点兵力，就这几口旧炮台，怎么样和洋鬼子打？还要死命硬磕，这不是让人送命么……”

梁章钜和海龄都没有答话，倒是一旁的李澄盆开了话题：“我们圖山关地势险要，再加上有大炮严阵以待，兄弟们气势如虹啊，一定能够取得开门红的！”

两个都是水师副将，但是给出了大相径庭的答案，确实令人深思。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信心十足的李澄身上，别看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将领，又矮又瘦，脸上透露出一股稚嫩，但是履历并不简单。他早年跟着海龄剿灭过河南李文成起义，曾经有过一夜刺杀十八名农民军的经历，可谓身经百战。圖山关作为镇江城的东大门，海龄自然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昔日的老部下、老战友。

梁章钜走了过去，轻轻地拍着李澄的肩膀，问：“李副将今年几何岁数？”

李澄道：“回禀大人，末将今年二十又四……”

梁章钜又问：“那圖山关有大炮几何，士兵几何？”

李澄道：“禀告大人，大炮二十八门，士兵一百三十八人……”

梁章钜大惊：“偌大的一个关口，怎么就这点布置？……”他没有说下去，只是转头问马应山：“那育婴洲呢？”

马应山大大咧咧，直言禀告：“大人，育婴洲大炮四十五门，士兵

七百二十三人。”

“你们兵强马壮，还妄言送命，你让圖山关怎么活？”梁章钜狠狠地瞟了瞟马应山，许久才道，“如今英夷来犯，国家兵源枯竭，不易应付。尔等泄泄沓沓，徒尚空言，不务实际，一到紧急时候，不能为国家、为皇上分忧，岂不是有负圣恩？”

海龄、马应山、李澄一齐下跪：“卑职知罪！”

“罢了，罢了。”梁章钜手扶三人起身，道，“都是为国为君，尔等尽力而为。马副将如果有难处，可与李副将调换防区……”

“不！”海龄没等说完，抢先说，“马副将也只是一时抱怨，并没有说不能够防守。他们都是跟着我多年的部下，几斤几两我清楚得很。这几天，末将便会去视察育婴洲、圖山关的布防，亲自给他们鼓气，大家誓必将那些可恶的洋鬼子生擒，献俘府衙。”

“甚好！”梁章钜感叹一句，立即转身，只见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忠站在那里，双手展开了那张原本挂起的镇江防守图。原来那照明的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熄灭，防守图在桌上的灯火映照下更显得熠熠生辉。梁章钜指着育婴洲、圖山等道：

“江中之防，唯有育婴洲；而江岸之防，则圖山最为重要。你们应该把兵力如此布置……”

几个人凑在灯下，认真研究起布防图来。已经是二更天了，府衙外的官员们一个个都已经有了倦意，但是万万不敢离去，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不断地叹气，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倚着栏杆睡着了。深夜寒风骤起，随风肆意摇摆的大树，被黑夜吞噬，变成了魑魅魍魉，却不甘愿此刻的沉默和寂寥，发出凄凄的声音。一缕夜风，迷离吹风者点点心事。

“怎么到现在还没走，这个点是不是太晚了？”

“让不让人就寝了？夫人还在家候着呢……”

“天天如此，岂不是要我等人之性命呀！”

抱怨归抱怨，但是已经清楚地听到城里在打三更了。看见巡抚大人